

神學教育前瞻： 宣教士角度



羅兆麟

香港學園傳
道會同工

宣教前輩看神學裝備

筆者於二〇〇九年五至七月訪問了九位宣教及差傳事工的前輩¹（他們曾分別於非洲、中東、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事奉，合共近二百年的前線宣教經驗），盼望了解不同工場的挑戰，以及各差會對宣教士培訓和甄選的意見。筆者以這些前輩的分享作開始，藉以探討切合宣教士需要的神學教育。

這些前輩對神學知識的看法差異甚大。有些認為神學知識（如神論、救恩論、基督論等）是不可或缺的；有些則認為神學知識對宣教事奉（特別是非歐、美人士）的意義不大；更有的認為西方神學思想對宣教工作弊多於利。他們認為，如中東人和非洲人等的非歐、美人士著重人倫關係，他們喜歡在故事中學學習多於批判的思考模式，宣教士培育出來的本土工人卻過於西化，往往在講道中注入太多哲學思想，以致失去對當地信徒的影響力。

雖然這九位前輩對神學知識的看法差異很大，但他們對屬靈生命、品格培育、《聖經》知識和異文化適應力的看法卻相近。他們全都認為，神的僕人最需要的是屬靈生命、《聖經》知識和個人品格。除了神學院外，他們都認為，個人和教會在這三方面的責任最大。

至於異文化適應力，他們的意見相近，認為異文化適應力是作宣教士的重要條件，但天生具有異文化適應力的人不多，即使有，也需要接受訓練才能提升。此外，在單一文化中成長的成人要提升異文化適應力並不容易，幾位前輩認為，異文化適應力太低的人倒不如留在自己的崗位上忠心事奉。

個人體會

筆者於一九九三年透過香港學園傳道會回轉加入教會，其後參與學園門徒訓練，一九九六年加入該機構全職事奉至今。筆者早年接受門訓時，曾與導師同住三年以上，在日常生活中學習怎樣靈修、依靠神和見證基督。宣教生涯充滿挑戰，還記得二〇〇〇年，我初進宣教工場時，在事奉方式和技巧上都要從頭學起。當我回想過去七年半的宣教事奉時，給我最大幫助的不是西方神學思想，更不是香港的方法論，乃是從門徒訓練學會在困境中依靠神。

筆者認為，宣教士培訓是頗複雜的課題，當中包括最少四個不同的文化範疇：培訓者的經驗（如西方神學及香港文化）、受訓者的文化（如香港）、將來事奉工場的文化（如日本）和《聖經》的文化（如希伯來）等，每個範疇都在宣教士的神學裝備上扮演著重要角色。筆者分別在香

港和美國（U.S.A.）接受《聖經》科和宣教學的裝備，作為華人，筆者於日本事奉約七年半。對筆者來說，在日本宣教最困難的是將自己從西方神學思想和香港的方法論中釋放出來，再將《聖經》真理以日本人能明白的方式向他們清楚地傳講。

讓筆者舉例說明。起初筆者以西方神學的「法庭用語」（Courtroom Analogy）向日本人說明「罪」、「稱義」和「審判」的概念，後來筆者發現，日本人對「罪」的理解與西方人不同。從「法庭用語」中，日本人認為自己無「罪」，因此他們覺得不需要福音。幾年後，筆者從日本人的對話中發現，他們對「聖潔」或「潔淨」（日語為kiyoi）的要求很高，日本人大多渴慕能「成為聖潔」（日語為kiyokunaru），但他們都認為人不能靠自己「成聖」，這樣，筆者運用日本人的文化引入《聖經》中「成聖」的概念，以「不潔淨」（日語為kiyokunai）說明《聖經》所說的「罪」，結果一些日本人明白自己的「罪」後，認清基督的重要，並悔改歸主。

我看神學教育的需要

綜合上述分析，筆者認為神學教育必須著重靈命和品格的培育、《聖經》知識的教導、發展本色化神學思想和放眼世界。靈命和品格是神的僕人最基礎的東西。學術成就和國際認可都是好的，但神學院不但是家「大學」，提供學位和就業機會，更是裝備事奉神的工人的地方。神學教育必須以靈命和品格培育為首，以傳遞《聖經》知識為本。

許多宣教學學者提出，現在是宣教史上的新一頁。²面對這新挑戰，神學院需要發展本色化神學思想。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開展了近代宣教史；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開展了中國內陸宣教運動；馬蓋文（Donald McGavran）、金綸·湯遜（Cameron Townsend）和剛安息的拉爾夫·溫德博士（Dr. Ralph Winter）等開展了得著未得之民的新一頁。西方差會在過去二百年引導著宣教的的方向，宣教士多數是西方人。在這二百年間，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等地都是困難重重的宣教工場，不過這些都已成過去。早於九十年代，神奇妙地興起

了韓國教會，成為宣教生力軍。筆者去年在美國深造時認識了不少在非洲和印度（India）出生的本地宣教士，從他們的分享中，筆者大開眼界，非洲和印度早已成為「出產宣教士的大國」了！筆者深信在往後的日子，華人的宣教力量將大大提升。現在已是「從普世到普世」的宣教新時代，西方人的思想模式與亞洲人不同。要有效地建立華人宣教士，神學院需要建立一套合乎《聖經》和東方文化的神學思想及學習模式，這樣未得之民便不需以西方思想模式認識基督。

要造就良好的華人宣教士，神學院需要加強「普及性」的跨文化事奉課程，如跨文化適應、如何認識文化、跨文化事奉的《聖經》基礎和宣教史等。至於「特定性」的跨文化事奉知識（如日本宣教、向穆斯林傳福音等），神學院可量力而為，主動舉辦不定期的專題講座，讓有志投身特定群體宣教的弟兄姊妹能吸收有關經驗和知識。

註：

1. 九位前輩為：

一·唐納德·史密斯博士（Dr. Donald Smith）：非洲達斯大學（Daystar University）及國際基督教傳訊學院（IICC）創辦人。

二·約翰·布蘭納博士（Dr. John Branner）：西方神學院世界探索系（World Venture, Western Seminary）。

三·特里·伯恩斯博士（Dr. Terry Burns）：西方神學院世界探索系（World Venture, Western Seminary）。

四·馬可·赫丁格博士（Dr. Mark Hedinger）：國際基督教傳訊學院跨世界系（CrossWorld, IICC）。

五·納特·肖爾茨（Nate Scholz）：前線差會（Frontier）。

六·大衛·史蒂芬斯博士（Dr. David Stevens）：美國俄勒岡州（Oregon, U.S.A.）教會主任牧師。

七·約翰·喬丹（John Jordan）：宣教師。

八·吉姆·莫里斯（Jim Morris）：海外基督使團（OMF）。

九·琳達·高索普（Linda Gawthrop）：西方神學院世界探索系（World Venture, Western Seminary）。

2. Ralph Winter: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Christian Movement: A Reader* (Pasadena, CA: William Carey Library Publishers, 2009), p.263~278, 347~360.